

看电影

□周玉生

元旦上午,女儿打来电话,请我们老两口看场电影。掐指数来,我足有三十多个年头没有看过电影了。有女儿女婿陪伴我们看电影过元旦,何尝不是一件开心的事儿呢?

疫情过后,看电影的人也多了起来,但像我这样奔八的老人恐怕为数不多吧。然而,听女儿说她们观看电影《长津湖》湿透了面巾纸,这便有了看电影的冲动。

电影是下午三点开始的,女儿女婿两点半便开车将我们接到影城。影城坐落在天长市区天康大道南侧,和昔日电影院不同的是,这里设有四个放映厅,每个厅仅容纳百人。女儿从自动售票机上购好了电影票,又买了爆米花和咖啡。进入影厅,那里已经有五六十位观众了。借着微弱的灯光,定睛一看,全都是青年人。

三点整正式放映,这部以缉毒为题材的电影叫《潜行》。影片枪战镜头令人震撼,尽管高潮迭起,然而由于我青少年时期受《地道战》《南征北战》《上甘岭》《英雄儿女》等电影的影响,总感到眼前的《潜行》并没有过去革命战争题材的电影那样令人振奋和向往。也许当代青年人的人生经历和我们不同,因而感受也就不一样了。过去,我们到处看露天电影,是因为娱乐文化生活极为贫乏,而今,青年人看电视则追求的是精神上的享受和感官上的刺激。一边看着宽银幕、立体声的电影,一边吃爆米花、

喝咖啡,甚是惬意,这不正是我们这代人当年的奢望吗?新旧对比,不禁发出由衷的感叹:生活在这个时代真好!

散场后,女婿执意带我们吃火锅。席间,女儿问:“这场电影怎么样?好看吗?”我答道:“多年不看电影了,偶尔看看觉得挺新鲜的。”我们边吃边聊,话题自然是看电影。也许是喝了点啤酒,我便打开话匣,说起当年在老家杨村看电影的两件趣事。

20世纪60年代,国民经济开始复苏,县电影院的流动放映队来到农村放电影。时值初冬的一个星期天,听说二里大队放新电影《英雄儿女》,我这个影迷便约了三个初中同学,吃罢晚饭,便早早来到距杨村小街仅三里之遥的二里大队的公场上。放电影的两位同志在大队干部的帮助下栽了两根毛竹,挂上了正方形的白色幕影。当发电机拉响,挂在放映机上方的电灯亮起来时,公场上已经是黑压压一大片人群了。有坐着的、站着的,还有为抢占最佳位置而相互争吵的。我们没带凳子,只能挤在人群中站着看了。不一会灯灭了,《英雄儿女》开始放映。尽管阵阵寒风袭来,可没有一人离场回家。

大约两个小时,电影结束,我们便原路返回。从二里大队到杨村小街虽然很近,但没有一条像样的土公路,都是弯弯曲曲的乡间小道。刚刚还是皓月当空,突然间

乌云翻滚,西北风带着哨声掠过树梢扑面而来,顿觉寒气逼人。大个许走在最前面,我紧跟其后,后面便是钱、程二位了。眼看快要落雨了,大个许便带头小跑起来,大家也跟着跑了起来。突然大个许大声说道:“谁的帽子掉在地上了?”我低头一看,好像是一顶三片瓦的棉帽,可我已跨过去了。只见跟在我后面的程哥弯下腰用手一抓便“哇”的一声大叫起来:“这是什么帽子,是牛屎啊!”说罢便急匆匆跑到路边的小沟洗手去了。我们三人见状,笑得合不拢嘴。

听完了这个故事,女儿笑着给我又倒了一杯啤酒,催我快点将另一个故事说来听听。

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不久,一些传统优秀古装戏剧陆续解禁。新版《红楼梦》于1983年摄制成功,年底在天长电影院上映。因为排在天长的放映时间只有三天,所以场场爆满,一票难求。彼时的我已是天长广播电台编辑部主任。《红楼梦》放映的第二天傍晚,杨村老家的薛老先生带着十一岁的小女儿来到我家,请我帮他购买两张晚上的电影票。可电影票早已售完,去哪儿找呢?薛老先生是我岳父家的好邻居,父女俩特意乘车进城看电影,我能不上心吗?于是我先找单位同事打听今晚有谁去看电影,结果没有。没办法,

只好带着父女俩来到电影院门前,看看有没有因特殊情况而退票的,实在不行,我只好请电影院的朋友开个“后门”放他们进去站着看一场。恰巧,一个朋友来看电影,我便将杨村老乡进城看电影买不到票的事儿告诉他,请他通融一下。那位朋友便爽快地将电影票给了我。薛老先生接过票便拉着小女儿奔向检票处。“对不起,只能你一个人进去。”检票员认真地说道。是的,一张票只能进去一个人,孩子是要买半票的,可问题是无票可补啊。此时检票处已经没有他人了,孩子急得哭了起来。怎么办?只见薛老先生急中生智,一本正经地摘下墨镜,对着检票员诙谐地说:“您看我这左眼是不是瞎了,我只能用一只眼睛看电影,是不是应该半票?孩子是半票,我也应该是半票,两个半票加起来不就一张票吗?”检票员一听这话,再仔细看了看薛老先生的眼睛,犹豫了一下说道:“今天就算是对残疾人的特殊优待吧,快进去,电影已经开始了。”“谢谢!谢谢!”薛老先生一边连声道谢,一边向我挥手……

家人们听了这两个桥段,笑得前仰后合。女儿说道:“下次有好看的大片,我们到另一家影院去看,看完后老爸再给我们讲几个你们当年看电影的故事。”“好的,下次要讲的是你妈妈电影场上卖瓜子的故事……”

新闻结下今世缘
山高水阔情意长

□薛典祝

岁月悠悠,2023年是我与明朝兄结缘的第40年,我70周岁,明朝兄比我大两岁。

1984年春,我从野战部队调到滁县军分区政治部宣传科,彭科长对我们6个干事进行了分工,安排我做新闻工作。会后,我对彭科长说:“在原部队宣传科是部队教育干事,从未写过新闻报道。”彭科长说:“写材料与新闻报道触类旁通,很快就能入门。”并说,“明天我带你去来安县了解民兵带头勤劳致富的情况。”回来后,我连夜写了一篇《青年民兵的好榜样》,彭科长看后说,题目和内容都很好,但要改写成新闻报道的样式。几经改写后,彭科长亲自带我走进了滁州日报社政教科,第一次与分管部队报道的明朝编辑相见,并面交了这篇稿子。不久,这篇稿件被多家报刊电台采用,成为我到滁县军分区“一炮走红”的新闻报道,从此点燃了我做好新闻工作的激情,自修了《解放军报》新闻函授和《解放军画报》摄影函授的全部课程。期间,我采拍的《凤阳退伍战士吴凤启致富不忘乡邻》组照,获《解放军画报》新闻摄影比赛一等奖,并用两个页码的篇幅刊登了这组照片。

不久,我邀请市“一报二台”相关记者前住来安县,参加“滁县军分区组织发动民兵带头勤劳致富现场经验交流会”采访报道,有了与明朝兄接触了解的机会,当得知他从凤阳农村应征入伍,又从东北野战部队转业到报社时,军人情结一下子把我们拉得更近了。酒量看胆量,酒品看人品,酒风看性格,我们两个性情中人喝酒聊天时,都觉得相见恨晚、一见如故。

新闻敏感是新闻人的眼睛。当年,当明朝兄得知军分区与预备役师实施分开办公的消息时,约我写篇稿子,让读者及时了解这一新的变化。我应约写了篇《分署不分家,共育一枝花——滁县军分区与预备役师分署办公纪实》。明朝兄看后,叫我同时发给《解放军报》,我直接到邮局自费传真发了稿。没过几天,《解放军报》在三版头条配评论刊登了这篇稿子。

人生的缘分往往不期而遇。后来,明朝兄被任命为滁州预备役师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再次穿上军装,与我成了同一个科的战友。不久,我们一起参加了“滁州预备役师加强步兵团合成战术演习”宣传报道活动,白天采访,晚上写稿或进暗室制作照片。我们的一大批文稿和照片,被众多报刊采用。

至今让我记忆犹新的是,驻定远预备役三团,成建制开赴大金山植树造林,明朝兄先后三次前往现场采访,长篇通讯《鏖战大金山》应运而生,受到了多家报刊编辑的青睐,及时刊发了这篇带有硝烟味的战地通讯。

退休后,赶上了互联网时代,我们相聚在一个群,天天“见面”,每季度聚会一次,喝酒聊天,欢歌笑语,荤素不拘,咸淡皆可,我们老了吗?夕阳正红!

走在人生路上,人与人往往走着走着就散了,我和明朝兄40年来始终携手同行,且越走越亲近,结下了兄弟般的真挚感情。回首往事,既是一首歌,又是一本书,非这篇短文所能详尽。



冬日清流 王体明/摄

我们觉得这两座楼的建筑,应该是碉楼,不是民间称呼的阁子。明清时期,一些比较繁华的集镇,习惯在主街的首尾两头建有阁子,彰显集镇的档次,属于当地标志性建筑,它的实用功能能是美化集镇、打更、观景、表演等。阁子一般是两层,下面是街道,架空,上半部分是开放式的,多用于表演。过去,唱戏的戏班到了这里,在逢集的时候就在上面表演折子戏,起到宣传广告作用。以前刘府、考城就有这样的阁子。

我们沿着老街继续往河沿边走,不多远就看见街南胡家老宅。现在只剩下“房克朗子”,只有东边的走道和其中一间保存比较完整,其余三间已成废墟,并且现在只剩下一层。这老宅原来是包括一间走道在内的五开间、两进的两层楼房。在这种菜的妇女告诉我们,这里以前是两栋一样的楼房,后面的那进,现在连废墟都没有了,什么也看不到了。

听项老师介绍,胡家是杀猪的。我们感到很奇怪,便问道:“杀猪的怎么这样有钱?”他说,到了冬季,尤其是年关,他家成批量的杀猪供货南京,生意做得很大。一九四九年后,房子充公了,原来是大溪河医院,后来医院搬走了,房子长期没有人维修,都倒塌了。我们看到这座楼房很有感触,在凤阳县除了县城和临淮关,像这样的建筑可以说是凤毛麟角,是否可以列入文物保护单位呢?

下面我们再谈谈小溪集,小溪集历史上一直是凤阳县的属地,1949年才划归五河县。五河县属地基本上是在淮河北岸,只有小溪集这块地方在淮河南岸。小溪集在清代《凤阳县志》中有明确的记载:“小溪集在县东北八十里。”是原来溪河的人淮口,现今因为改道从黄家嘴入淮,原来到小溪集的水道已经废弃。

小溪集西、花园湖东岸的小溪化明塘村有古墓一

座,规格较高,保存完好,已被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命名为“化明塘严氏墓”。民间传说是当时一位严氏小姐救过朱元璋的命,所以地方上又叫严小姐墓,但是均无史料支撑。也有明史专家提出异议,因此标明为严氏墓,留一个继续研究考证的空间。

按照蚌埠市和五河县的說法,小溪集还是传统民间小调《摘石榴》的发源地,这是需要商榷的。据我们所知,这首民间小调广泛流行于凤台、怀远、凤阳等沿淮一带。它还是花鼓灯的一个插曲,过去冬闲时,村村都有花鼓灯班子,在玩花鼓灯、唱花鼓灯歌的时候,鼓架子和三花总要穿插唱一段《摘石榴》。而小溪集只是流行区的最东边缘。

这首本来长期流行于淮河流域的民歌小调,为什么一下子唱遍全省?那还得从头说起。1982年,蚌埠市歌舞团在原来小调的基础上,对歌词中比较暧昧的词语进行了改编。例如其中“要想采花跟我上绣楼”改成了“要想谈心跟我上绣楼”,由马留柱、曹庆云演唱,并定名为《五河民歌》,在安徽广播电台播放,一时轰动全省,社会广为传唱。

电台播出后,怀远、凤阳西南乡一带花鼓灯流行地方的群众听了之后,纷纷反映,“这明明是我们这里的小调,人人都会哼唱,尤其是妇女,怎么是五河的民歌?”但是怀远县城关的荆山周边村庄群众并不认可。如果我们按照传统的流行区,以及自然环境、地域文化来分析,这首小调发源于怀远县荆山附近是比较可靠的,因为怀远荆山南麓漫山遍野都是石榴林,而且有地主庄园,同时也是花鼓灯的故乡。民间虽然有不同意见,但随着怀远县由宿县行署划入蚌埠市,“五河民歌”被改为“安徽民歌”,这样一改,比较宽松、科学,也免了一些争论。

溪河漫话(下)

□张汝容 唐更生 刘 欣

冬眠之前
(外三首)

□张传云

我将释放所有的爱情
为落叶最后壮行
你可以砸出少年的棱角
砾疼我整个秋天

那些冬天宠爱的孩子
三季的身体逐渐喂肥了它们的肠胃
在皮肤撑到炸裂之前
安顿好温暖的睡眠

冬天的寒衣太瘦,口袋太小,装不下春夏疯狂的生长
秋天跌落在地,眼泪凝霜
那些光也跟不上节奏的思维
曾习惯四海为家

是时候让流浪的叶子回去了
月亮每月都生下一个思念
脚步越走越轻盈
或在亭子里小憩片刻
梳理果实都收敛了的心思

我们只需捡拾世界容不下的腐朽,收藏好
准备燃烧下一个飘香的轮回

江 湖

路远,需仗剑而行
我只有笔,还曾试图与整个人间为敌
那就带上父母老旧的叮咛,壮胆
酿一壶静水深流,与暗泉对饮

寂寞了,去翻看一座山的心事
打赏乌鸦,纠缠一段风花雪月
或揽着草木的细腰,饱蘸春风,书写人间春秋

倘若眼睛不服水土,总愿心归故乡
那就乘梦飞越万水千山
捡拾凡俗烟火
畅饮岁月的锦绣流芳

山立,水流
我们闯荡,为所爱探路

画 布

它在木架上
孤独着
等谁的临幸
早夭或长寿
得问握笔的手
就像
它的存在
也曾左右过许多人的生活

有人把它当作牢笼
欲困住山川和天地
有人愿以一生的理想作聘礼
只为占据它的芳心

在颜料还没有互相争吵
扭曲过的见识还珍藏于虚渺的意识里
当一览众山小般的突围还是个笑话

它想保持清洁
灰尘却落了上去

写给父亲

你走后
草皮比麦子值钱
玫瑰比油菜花更招人喜欢
田舍被水泥森林取代
只有时间依然被昼夜交替着翻阅

你走后
你遗留我脑袋上的掌温,我传给了我的孩子
你对世界的理解,添加了我的,一并递给了你的孙子
你倾听过我被生活绊倒时的委屈,如今轮到我听

父亲,我终于学会清明来看你
指着雨中的风景跟你叙述过往
是你教会我用筷子吃饭
爱惜每一颗汗水换来的粮食
是你教我栽种,浇水 施肥 修枝
与人分享劳动果实

我的一世,是你赠与
我撰写琐事,一一填写
我的基因,受你传承
守护的责任,自当担肩

太阳,夜落朝升
愿你早已轮回,重新做回我的亲人

